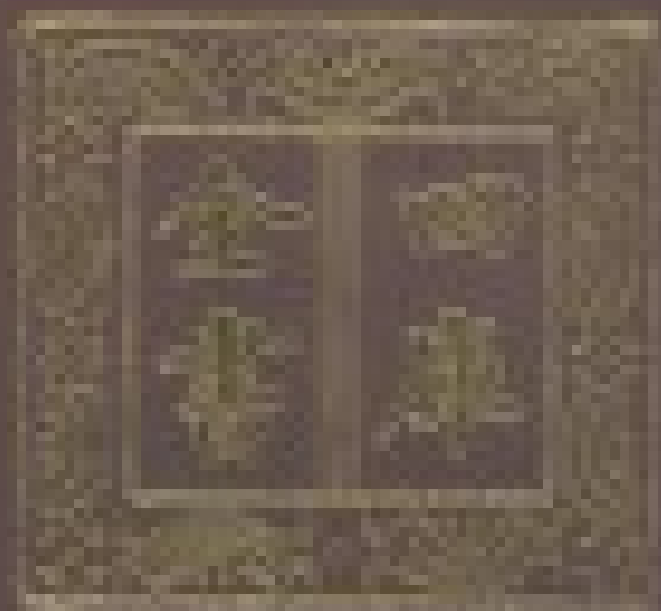






第一五七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經筌

宋趙鵬飛撰……………一

呂氏春秋或問
附春秋五論

宋呂大圭撰……………四七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筵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經筵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經筵十六卷宋趙鵬飛撰鵬飛

字企明號本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守

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為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

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

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又曰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類

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

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

行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

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

無以核其人即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

王正月不書即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

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

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

詳校官通政使_臣蔣吉

給事中_臣溫常_臣履復_臣勅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楊世綸

臚錄監生_臣張德濤

克段于鄆不言段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為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條鐵圍山叢談載鹿溪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為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遂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千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沈從學于陳確黃庭堅其授受尚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至陋者至謂經書成風不知為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尚瑗三書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喙頗為切中其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願欲原情其平允

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輝

春秋經筌序

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唯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于自衍而人莫之知書之藏于家者又以國難而燬良可慨嘆麟經在蜀尤有傳授益瀛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偽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浸漬所被者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序

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為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于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唯經筌獨存其為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于原情不為傳注所拘至于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為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為案經為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

而三傳殊說猶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為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于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救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書也余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于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于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為心以撥亂反正為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咸淳壬申陽月朔後學石泉青陽夢炎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序

二

春秋經筌序

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旨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于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圓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圓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為賞為罰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為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

為貶為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貶而誅姦魂其文見于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解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耶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

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貴僻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于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為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耶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為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得其一己之學已為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為近公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蔽之故較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

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雖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
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
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
之故愚以為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
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為的以身為
弓而心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鷹鷺翔于前不
晦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
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
心求之作經筵左綿趙鵬飛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序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筵卷一

宋 趙鵬飛 撰

隱公

始隱

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將興西周
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
之書也然則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隱何哉蓋
春秋之作為周也非為魯也當孝公之世平王之初
也庸詎知平王不能興衰撥亂而為西周之宣王乎
初則急矣迄惠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詎知平王不
能勵精改圖振刷羣弊卓為賢主如商之太甲乎中
亦懈矣初急中懈則興西周之業尚何望哉至隱公
之世則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綱而天下
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
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故始於隱非始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卷一

隱始乎平王之末也謂周室至是不可不中興矣諸儒不探夫子之志妄指一事以為春秋之始是侍聖人以不廣也學者無取焉

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有不沒其實而見意者蓋多矣而書即位不書即位之間尤顯焉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蓋繼故不書即位正也而隱非繼故亦不書即位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二

正書即位正也而桓宣繼弑亦書即位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而無嫡長隱公聲子之子桓公仲子之子隱桓均庶也則隱公長當立惠公以仲子有手文為魯夫人之異謂桓為嫡焉邪志也隱公因其邪志亦謂桓嫡而已庶曰桓長吾將授之故於元年不敢行即位之禮自以為已不當立將遜於位也聖人因其志而不沒其實譏隱公不正即位之禮而萌寯氏之禍焉若夫文成襄昭定哀繼正

者也書即位常事耳而桓弑隱而自立宣殺惡及視而自立而亦書即位者此亦如其志不沒其實以誅其篡也一不書即位二書即位皆不沒其實而罪惡自見愚以是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而或者謂定公受國於季氏亦書即位當從桓宣之例愚以為定公非篡也其得國非其意不當從桓宣篡立之例若定公從桓宣之篡則春秋用法無軒輊矣

元年春王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三

春秋之作有因舊史之文者有出於聖人新意者因史文所以全一經之體出新意所以示褒貶之法書元書春因舊史也書稱太甲元年太甲元祀則謂一為元已見於太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四時之別蓋始於堯則書元書春在春秋為無義例魯史記之體當然矣惟書王不書王書正不書正則聖人之新意也於春之正月月上必書王蓋以王法而正天下也人君即位之初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

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惟事

在時則書春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蓋不可虛書春

王月也

如五年春公
大魚子案

故無月而不書王者無褒貶十二公

之中惟桓公有月而不書王有月而不書王桓無王

也其說詳之桓公若夫書正月者事在正月則書正

月事不在正月則不書正月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

惟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以王法正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四

天子而去信則不能服天下諸侯而去信則不能有

其國貴而卿大夫賤而士庶人不本乎信則無以立

乎天地隱公千乘之君也內則疑其附庸外則疑其

鄰國遠則疑于外裔何以為國乎邾儀父附庸也首

盟之宋鄰國也繼盟之戎遠人也亦盟之則隱公之

不自信而疑人亦甚矣春秋之初聖人首書盟盟者

志不信也且元年及邾盟而七年公伐邾及宋盟而

十年單伐宋二年及戎盟而七年凡伯來聘我而戎

伐之則盟果可恃哉故春秋之書盟凡以譏其不信

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場之靖不猶愈乎干戈相向

以讐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責之則盟為不信以春

秋之時待之則盟為美事矣聖人蓋不得已而加恕

心焉不沒公不名儀父無貶詞褒之歟曰是何足褒

幸之而已其去干戈而即盟去盟而即信則尚可以

還三王之世也惜乎隱不數年渝盟而即戎聖人復

何望哉附庸之君未王命者書字儀父邾君之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五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聖人之治天下始於修身齊家堯始於親九族舜始

於遜五品文王始於刑寡妻以至於兄弟武王始於

重民五教孔子言大學之道亦始於齊家故春秋之

作尤以名教為重春秋之初首書鄭伯克段之事嗚

呼聖人尚惡言之蓋亦不得不誅也然則何以誅乎

鄭伯不友段不弟均名教之罪人也而段為重世之

說者皆甚鄭伯而恕段不知段何以恕也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遽可以悖逆邪予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也詩序漢書附益之非聖人之言也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之辭皆刺段也而序者曰刺莊公且其詩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言無叔之橫也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褻暴虎獻於公所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何也其說生於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以為莊公失教以致段之愚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而序詩者誤以為刺莊公是兄不可以不兄而弟不可以不弟也吾竊謂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弟也凡諸侯之弟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子比於路人也比段於路人庸謂之恕段乎蓋莊公不幸有悖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繩之仁以字之祿之而不可任以事富之而不可寵以兵而鄭伯

之罪本於請邑而不拒繕兵而不禁蓋其愚助其虐至不可制而將以兵加我焉然後以兵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鄭伯不克段則段克鄭伯書曰克段言段彊暴幸鄭伯之勝也使不幸而段克兄又何以訓哉愚謂觀詩之旨而得春秋之意明春秋以正段之罪蓋以名教之義不可重誅兄而輕責弟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中庸九經之一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自入春秋天王之厚往則然矣望其薄來不可得也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責魯也而說者以為罪天王不當賵人之妾蓋魯以為夫人赴諸侯王因是來賵焉然則經何以不書夫人曰不書夫人所以正隱也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隱公以仲子為惠公之正室而赴於諸侯是啟桓之篡心也初不行即位之禮既又正桓母為夫人而赴於諸侯五年又為之考官

獻羽則桓之心枕刀習毒已萌於此蓋恨其稚而志不獲伸矣是隱公之自取禍也故聖人於其來賂也斥曰仲子不以夫人書也而天王何責哉魯有妾喪而平王賂之平王崩而魯不會葬愚以是知望魯之薄來不可得也夫子責魯不其重歟宰士也咺名也非宰周公之宰膳宰之宰也微者曰氏車馬曰賂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八

信不足而後盟兩君交盟尚疑不信而微者相盟信復安在哉且不信者君也而盟則微者也微者之盟果能結二國之信邪及宋人盟于宿無盟可也至十年乃伐宋而取二邑則微者之盟何有於信哉外出大夫名而內不書公公屈於大夫諱之也及齊高偃盟是也或承上文而內不出主名及國佐盟于袤婁是也內不書公外書人皆微者也此宿之盟是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古者王臣無外交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亦天子之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九

諸侯則許其相朝一德以尊天子而王臣締交亦何損於王室哉蓋周之制王畿千里曰萬乘以制四方諸侯大國不過千乘合十大國始能敵王畿之內所以犬牙相制以杜僭亂之隙凡食采於王畿者皆萬乘之數也使內外之分不嚴而寰內之卿大夫獲交於諸侯內外之勢一合則王畿危矣此王臣所以不得外交者為是也今祭伯非王命非朝非聘非奔非放而率然來魯何哉其來之意不可得而知也故直曰來以誅之說者皆曰祭國伯爵惟黎錡以為字曰天子三公稱公如宰周公之類是也其餘則字也祭叔尹子單子劉子皆字也不然劉子卒來赴以為爵也當曰劉子卷卒何以直曰劉卷也以是知其伯叔子皆字也祭采邑此說諧理故取之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書於冊者其國之上卿當國者也生為國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君為之不視朝撤樂

減膳以著其戚登名於史冊以示禮也公子益師魯之卿也其事雖不見於春秋而史必書之以崇恩也此魯史之舊非聖人之新意惟書氏去族則見其善惡也公子氏也書氏所以別不書氏者以見褒貶焉或以公子為命大夫或以公子為世卿意之也吾於無駭詳之

二年春

事在時則不書月不月則不書王無義例他皆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十

謂隱公十年無王者臆論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說者皆曰會禮以會諸侯猶可也會戎甚矣噫不度時論勢而責人於難吾未見其達也先王盛時寄象觀譚皆列於四海之外叛則討之服則綏之來朝則坐之門外不與諸侯齒也周德之衰其屬雖居中夏赤狄白狄伊雒之戎陸渾之戎驪戎徐戎皆與諸侯同處明王不作隱公其能驅之四海之

外哉凡伯天子之使而戎輒伐之魯與之有疆場之交能保其不犯牧園乎幸其不以戈戟相春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哉故不得不會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均小國地醜德齊初無以大相遇也自入春秋疆凌弱衆暴寡以一日兵力之舒則要利幸勝於鄰國王法不行而諸侯專兵以犯侯度也春秋之初以兵入人之國者此為兵首則其貶固不輕也入者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十

兵直造其國都也三傳書入之例穿鑿甚矣而春秋書帥師者將尊師衆也書師將尊師少也書人將卑師少也君將不言帥師此春秋之常也至春秋之變則不然有君將而書人者有將尊而書人者貶也有師衆而書人者恃衆也蓋春秋不變文無以著褒貶莒人者何也莒子也左氏以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非衆也非將卑師少也人莒子以重其貶誅兵首也自是而後向不復見於經至宣四

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向
卒為莒所滅而地入於莒也則莒之暴戾甚矣故聖
人於此首誅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極微國也以魯之衆而無駭之專帥大衆以臨之宜
乎直入其國而莫敢抗也然動大衆而陵小邦不足
以言武而無駭所以然者將以示威於莒也莒人入
向向迫近乎魯魯人疑其求鄙之侵也故亦動大兵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以脅之莒則不能無恐矣極何負於魯哉隱公即位
修好於四鄰近而邾宋遠而外裔皆會而盟之莒雖
睥睨於東鄰亦將有以親之也故其後因紀子帛為
密之盟而遂結浮來之好則今日帥師之舉非公意
也無駭繼公子執國柄者也以其柄之在已而專為
是役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殺梁謂隱不爵
命大夫爵命自爵命耳何與於去族書族乎是穀梁
以爵命為命氏也命氏自命氏何干於爵命乎爵命

何也禮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雖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周禮一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也大國之卿三

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此所謂爵命也何

與於命氏哉命氏非天子命也其君之命也公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

故以王父字為氏也如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

之常也不必命於其君惟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故以王父字為氏私所不安焉故必請於君而君命

之此命氏也何與於爵命哉左氏謂無駭卒羽父請

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杜氏不達以為為無駭請

族則無駭為終身無姓也豈人情哉然則無駭公孫

無駭也無駭卒而羽父為無駭之子請諡為展氏也

諸儒謬以爵命為命氏謂無駭不書氏為未爵命故

愚力辯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費誓言徐戎並興東郊不聞則魯之有戎患蓋始於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冑備弓矢植板幹峙芻蕘而後能禦之蓋亦勞矣今隱公春會之戎請盟公辭及秋復乞盟而遂及之盟則知戎之有慕於魯而服之不勞也隱何足慕哉隱雖不正而有遜國之心視千乘之位如敝屣春秋之世蓋難其人即位之初和睦於四鄰故戎因是而有慕焉雖歃血要神非戎人所宜然而修疆場之好以弭兵息民者則亦春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十四

美事也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太王之賢而事獫狁隱公何疵焉春會而秋盟之隱公之慮患深矣則唐之盟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盟之隱公蓋亦知司盟之典不可紊再辭而不獲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譏不親迎也紀侯娶於魯而使大夫逆女非禮也伯姬魯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莒自入向之後哆然有窺魯之心故無駭帥師入極以怖之莒雖小國僻處海上有夷風焉伺間而窺魯蓋未已也紀裂繻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於是遂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和諧讐怨亦聖人之所與也故裂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卒之八年為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終隱及允無東鄙之侵子帛之功也然則子帛奉命逆女而遂盟莒子可乎大夫出疆有可以尊國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五

利社稷專之可也不惟足以平莒魯而紀魯之好愈篤則於其國亦不為無益也子帛裂繻字序莒子上主盟也或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何以不字曰結抗也大夫不可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結抗齊宋不旋踵而來伐結之罪也子帛盟莒子順也不旋踵而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聖人之書法視人之功罪而已何容私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隱公之妻也左氏以為仲子且安有元年先歸暱至二年而後薨邪誣人甚矣天王雖微亦不致顛倒死生之理以死理暱生人也不近人情一至此哉公羊以為隱母亦非也隱既不自正安肯正其妾母為夫人且惠公元妃孟子則隱母聲子桓母仲子均妾也仲子不得為夫人某時暱不書夫人聲子亦安得為夫人非獨隱公不以為夫人聖人亦不與其為夫人也安得以夫人書若然則無以知隱之正矣曰均庶則長立隱公長也長則為正若妾母則均不可稱夫人也則是夫人子氏隱妻也隱既不自正亦安肯稱為夫人曰稱夫人臣子詞也魯以隱為君豈容不以子氏為夫人薨稱夫人國人辭也不書薨隱不以夫人禮葬之也隱雖不以為夫人而國人夫人之聖人亦因而夫人之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之亂滑出奔衛衛人

為之伐鄭取康延於是鄭人伐衛雖滑之奔不見於經然春秋之始鄭衛之怨不可得而考以克段之事觀之則段奔其子必不安於鄭餬口於衛亦無足怪者鄭不幸而有兄弟之隙而衛又因其餘孽而加兵於鄭蓋亦交亂鄭國矣然聖人書鄭人伐衛若責鄭之深者何哉於以見鄭莊之不仁也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蓋以為亂者管蔡也其子何罪故封之上以慰先君之心下以明己之无私於殺也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然僞繫於衛而又加兵於衛馬使衛而不敵則滑復為鄭伯所魚肉也衛鄭地醜德齊則其伐衛也必不以微者行今不書君將不書師不書帥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其後使州吁得以藉口而脅宋伐鄭宋鄭交兵迫隱之世不解職此為之兵端也貶而人之其旨遠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著天變以警懼人君也陰陽家流